

第 231 期 投稿邮箱: 755792341@qq.com



世界文化之窗

主编: 闻喜

子初(德国)

涂鸦

里斯本,这座地处欧洲伊比利亚半岛最西端的城市,葡萄牙曾经辉煌的过往在这里留下丰富的历史古迹,足以让其艳羡不已。温暖的气候、充足的阳光、多元的文化、多样的美食,成为全世界游客趋之若鹜的旅游目的地。修道院、教堂、宫殿、城堡、博物馆、中世纪的街景、老城区的狭窄街道和爬山缆车、河岸长廊、翠绿的公园,还有那热闹的罗西欧广场、阿尔法玛区和科梅西奥广场,使里斯本充满了活力和异国风情。里斯本哪里都好,却有一样事情使我喜欢不起来,那便是铺天盖地、肆意横行的涂鸦,这使我想起了美国,在那里我曾第一次看到如此泛滥的涂鸦。在里斯本,建筑物外墙、玻璃、商店橱窗、地铁、火车站沿途各站内外、广告牌、过街天桥、高速路边等等,涂鸦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非常猖獗,这不污染了公共环境和市容市貌,也粗暴地践踏了私人财产和私人领地。你可能会想里斯本游客众多,会不会是游客所为?非也,涂鸦这种事,是需要预先策划和准备的,就看这些涂鸦的所在位置,除了一般触手可及之处外,大部分都是需要攀爬的地方,而且涂鸦往往是多种颜色的,因此需要提前准备好各种颜料,备好攀爬所需的绳索梯子,这么多材料物件也非一个人可以携带,需得有帮手,所以还要团队合作。除此之外,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还需得在夜深人静时。如此看来,涂鸦是颇费周折并且很破费的一桩事情。

看的话,有很多方法,非要以这种伤天害理的方式展示的,绝非是什么艺术,充其量也就是个垃圾,与某些人的“到此一游”的行为如出一辙,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听说在汕头大学有一面墙,工艺学校的师生们创意十足地把汕头市喜闻乐见的人物、建筑、美食和民俗结合起来,创作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呈现在眼前,时而怪异、时而搞笑,时而引人深思,这便是不一样的,是一处专属的涂鸦园地,而且由专业人员来搞艺术创作,与环境相协调,给人以美感,丰富了城市生活。但是在里斯本的这些涂鸦,未经许可随处乱写乱画,毫无美感,肆意地破坏街道、社区和城市环境和氛围,是丑陋的、肮脏的、低俗的,是一座美丽文明的城市所不容的和不可齿的。如果一座城市中任由涂鸦大行其道,至少可以判断出两点,一是城市管理者的无奈与无奈,二是那里低素质人群的比例较高。无论如何,城市里的涂鸦就像人身上的牛皮癣,虽非大毛病,却极其令人讨厌而且难以摆脱。

作者简介:魏青,笔名子初,旅德华文作者,撰稿人/专栏作家,原《世界博览》杂志特约撰稿人,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访问学者。著有散文集《德国故事》和《奇遇之旅》。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屡禁不止呢?为什么在中国就能做到杜绝这种垃圾呢?有人说涂鸦是对生活的反叛,是彰显个性,显出个人的所谓艺术品味,这真是扯淡。看了这么多涂鸦,没看到哪一个是一丝一毫的艺术性的。倘若有人真的认为自己有些艺术天分而想要展示给人



周厚春(中国·岳阳)

周厚春词三首

踏莎行·静好南湖

碧色浮光, 晶莹镜面。 贴湖翠鸟风飞箭。 青山倒影影苍苍, 白云映水水如练。

昱日春归何处?

春来雨润花繁, 如今艳蕊阑珊。 姐妹纷纷谢落, 余红粉泪潸潸。

卜算子·相约阳光

世外南湖, 空灵旷远。 婷婷玉立天仙羡。 品读且胜太白诗, 深沉更似哲学卷。

早起约晨阳, 相见东山陇。 捧把曦流举过头, 却漏指间缝。

清平乐·梅雨

梅雨季雨, 怅倚聊无趣。 远望茫茫烟与雾,

手抚陇头晨, 粉嫩温如梦。 偷束阳光藏入怀, 故作寒冬用。

日子不知是怎样就流走的,在琐碎的忙碌里,世界的新冠疫情已经有一年了。

前两天大雪过后,多伦多的冬天一如往常。白雪覆盖了大大小小的街道,大家开始陆续出门,清扫自家旁边人行道及车道上的积雪。

邻居里一位年轻的妈妈,把铲来的雪一点点又堆积在门前的楼梯上,这样垒成了一个雪做的斜坡。她四岁的儿子开心地拿着滑板,在寒风中笑脸通红,欢欣雀跃地上上下下,体会着滑雪的快乐。

“这真是个好主意!”我向邻居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只能尽力做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她拿着铁锹,笑容在雪景里无比灿烂。

是啊,居家令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去,因地制宜地为孩子创造点娱乐的项目,也真难为了这位妈妈。希望小朋友长大后还能记住这个特别的冬天。

想想去年武汉封城的日子里,中国的网民们做的那些居家搞笑视频:头顶着塑料桶,身披着被单,在客厅里玩舞狮;手握铁锅铲和面盆,在小院里打羽毛球;就是下楼倒个垃圾,也能趁机在空无一人的小路上,练一段中国武术里的长

静语(加拿大)

待到山花烂漫时

矛和大刀,然后再做大义凛然的模样,壮士般扬长而去……诙谐中充满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创造力。

大家用幽默抵御着隔离的孤寂和苦闷,那些积极乐观的人们也和这位妈妈一样,在生活突如其来的压力中,用智慧给周围的人们带来丝丝的暖意和力量。

街道上的行人并不多,但大多都戴着口罩。行走在路上,我感觉恍然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在中国北方的严冬里,大家穿着棉大衣,戴着口罩和帽子御寒,这不是一件稀罕的事情,但在西方的国家,如今也出现这样类似的一幕,却不禁让人莞尔:如今中西方有更大的融合,世界果真要大同了吧。

回想起去年的三月中,住在西人社区的我,为了防疫,常常戴口罩出门。遭人侧目是免不了的,一个戴着口罩的人,在西方社会里似乎就意味着患有某种疾病,大家自然地和我保持着两米的社交距离。那个时候,卫生部的大众宣传还是:口罩并不能减少病毒的传播,应该把它留给更需要的医护人员。

到后来,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如今如果哪天我忘记戴口罩出门,那些严严实实戴着口罩的路人,眼神中充满着警惕,也会和我保持着两米的距离。我猜他们在想,“这个人说不定携带着病毒,不戴口罩会传播给我们,真是危险。”

想起从疫情初期,一些商场不让戴口罩的顾客进门购物,到后来政府强制规定不戴口罩就不能进入商场。这种截然相反的戏剧性变化,也是随着时间与认知的不同,人们产生的观念上的转变。

认识一种新生物,开始时难免会有一些不解和误区,在一步步的探索中,人们才开始慢慢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比如,疫情初期,网络上出现了跟踪报道新冠特效药的热潮。由于恐慌,大家急切地盼望着出现某种新药,从而能够解决这一世界性的难题。在众多不实的报道之后,新药临床试验证明,迄今还没有哪种坚不可摧的特效药。

我在多伦多接受的医院工作,刚开始大家接触新冠病毒的时候,很羡慕中国的医护人员能够拥有密不透风的防护,从头覆盖到脚的防护

来越多。如今如果哪天我忘记戴口罩出门,那些严严实实戴着口罩的路人,眼神中充满着警惕,也会和我保持着两米的距离。我猜他们在想,“这个人说不定携带着病毒,不戴口罩会传播给我们,真是危险。”

想起从疫情初期,一些商场不让戴口罩的顾客进门购物,到后来政府强制规定不戴口罩就不能进入商场。这种截然相反的戏剧性变化,也是随着时间与认知的不同,人们产生的观念上的转变。

认识一种新生物,开始时难免会有一些不解和误区,在一步步的探索中,人们才开始慢慢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比如,疫情初期,网络上出现了跟踪报道新冠特效药的热潮。由于恐慌,大家急切地盼望着出现某种新药,从而能够解决这一世界性的难题。在众多不实的报道之后,新药临床试验证明,迄今还没有哪种坚不可摧的特效药。

我在多伦多接受的医院工作,刚开始大家接触新冠病毒的时候,很羡慕中国的医护人员能够拥有密不透风的防护,从头覆盖到脚的防护

服。看着我们单薄的黄色大褂、普通口罩、面罩和手套,惴惴不安中,有些同事担心是否能够防护到位。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加拿大医院疫情暴发和防护装备有任何关联性的报道,同行们也习惯了自有的装备,打消了对既有防护不信任的心理。

就这样,经历着风风雨雨,我们在岁月里穿行,日子在紧张忙碌中,已经悄然一年。如今,春节已过,相信和春天的再次相逢也不再遥远。这时,我想起了父亲去年这个时候对我说的那句话:我们一定能战胜这场灾难,待到山花烂漫时,必在丛中笑。

那时,他和姑姑、叔叔及其他的亲人们都困在武汉的老家,通过社区的帮助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如今,武汉早已解封。随着春暖花开,随着新冠疫苗的大面积接种,我相信世界也会有这么一天。大家会带着这一年给予的难忘经历,在山花再次烂漫时,也在丛中笑。

作者简介:本名刘欣。医学专业免疫学硕士。作品曾获中国青年诗歌大赛奖及入围美国诗拉盛诗艺术节。为华诗会及加拿大中国笔会会员,其诗歌、散文、小小说发表于多种报刊、文集及网络平台。

很多年里,我喜欢买书,也喜欢读书。三个书架的书,舍不得捐也舍不得卖,一次次地随着自己走南闯北四处迁徙。

买书读书的生活持续了很多年,突然有一天可以在手机上读小说了,欣喜若狂。电子版阅读的最大好处就是快速便捷。一机在手,国际新闻世界大事,经典名著手边小书,方寸之间,一览无余。时光流淌,碎片化阅读如蚂蚁搬家一般,逐渐蚕食侵吞了传统阅读的习惯。遗忘了读书,却并未遗忘买书。每次回国,都要带几乎半个行李箱的书。而后束之高阁,静静地躺在书架上,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雅称书房。

一如既往地,2019年年底回国时,不知何故,买了更多的书,几乎占满了行李箱。只在书籍的空隙间塞了几袋茶叶;被弟弟调侃好像要重新考大学似的。回美不到一个月,新冠病毒蔓延泛滥,整个世界为之动荡,举国隔离人人居家全球避疫。整日里沉溺于网络和微信,各种疫情消息铺天盖地,犹如一锅参杂了各类中药的大药锅,百味难辨,真假不明。随后在本以杂乱混沌的药锅里又加入大选这一味,搅得热锅愈发沸腾,四处喷溅,更添混乱。各种阴谋论、街边传闻、小道消息、自媒体,甚嚣尘上。流言蜚语如雨后春笋滋生蔓延,搞得人心不免浮躁起来。

直到有一天,家里断了网。习惯了捧着手机的日子,突然手心空空无所事事,不知道做些什么来打发漫长的时间。左看看右瞧瞧,百无聊赖熟悉索然四处乱转。无意间走进书房,一溜暗红色的书柜,静静地靠在一面墙壁。书柜上摆放

竹心(美国·休斯顿)

重归阅读

延泛滥,整个世界为之动荡,举国隔离人人居家全球避疫。整日里沉溺于网络和微信,各种疫情消息铺天盖地,犹如一锅参杂了各类中药的大药锅,百味难辨,真假不明。随后在本以杂乱混沌的药锅里又加入大选这一味,搅得热锅愈发沸腾,四处喷溅,更添混乱。各种阴谋论、街边传闻、小道消息、自媒体,甚嚣尘上。流言蜚语如雨后春笋滋生蔓延,搞得人心不免浮躁起来。

这一读,便旧梦重温,找回了从前阅读的感觉和趣味。拿一支笔,坐在窗前,仔仔细细地读。读到精彩之处,用笔划下,在边角角的空白处,写下阅读心得。也就是从那时起,我重拾旧梦,开始重归传统阅读。

此后,陆陆续续读完了《瓦尔登湖》、《百年孤独》、《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茨威格短篇小说集》等书。书海畅游,远离世俗的浮躁喧哗,静静地沉浸于书的魅力之中,实乃一大享受也!

手捧一本书,或散文或小说或诗集,可以感觉到书的重量和厚度。在喜欢的

整齐的书籍,沉默无语。走过去,顺手拿起一本《百年孤独》,2019年年底刚买的。拂去微尘,随手翻了翻。竟然读进去了,而且爱不释手。

这一读,便旧梦重温,找回了从前阅读的感觉和趣味。拿一支笔,坐在窗前,仔仔细细地读。读到精彩之处,用笔划下,在边角角的空白处,写下阅读心得。也就是从那时起,我重拾旧梦,开始重归传统阅读。

此后,陆陆续续读完了《瓦尔登湖》、《百年孤独》、《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茨威格短篇小说集》等书。书海畅游,远离世俗的浮躁喧哗,静静地沉浸于书的魅力之中,实乃一大享受也!

手捧一本书,或散文或小说或诗集,可以感觉到书的重量和厚度。在喜欢的

句子下用笔重重地划过,在引起思考、共鸣的地方,做记号,在空白处写下感想心得,或者在疑问之处记下问题、反驳,想来唯有这样的阅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吧。也只有这样阅读之后的书才能被吸收以至于所拥有,才有了自己的温度和味道,进而变成了自身的一部分。

新年伊始,静心读完《了不起的盖茨比》。清晨,阳光洒满庭院和屋子,白雪皑皑,纯净安宁。合上书卷,把美国纽约的盖茨比放回书架。再轻轻地把手伸进书里,《潇湘雨》的沈从文捧在手里,《想牵着你的手》,在青山绿水间,回归自然。

作者简介:竹心,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小说、散文、诗歌数十万字发表于报刊。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多次获得国内外各种奖项。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旧梦如风》。

宅家日记 Day 389

4月15日,星期四,晴。今早醒来,身体没有发热,看来昨天吃的消炎药(Amoxicillin 阿莫西林)起了作用。

先生过来问我:今天好一点吗?我答:好了一些,今早没有咳嗽,也没有低热了,但嗓子不舒服。

先生说:消炎药起了作用,我去为你泡杯蜂蜜水。我说:好,谢谢。

不一会,先生送来了一杯温热的蜂蜜水 and 一粒喉疼片,让我含着喉疼片,嘱咐我按时吃药,他去打高尔夫球了。我喝完蜂蜜水,又在床上玩了一会手机,饿了,才起床。下楼来到客厅,见餐桌上准备好了我要吃的药片,旁边先生留有一纸条:按时吃药。

谢谢先生无微不至的关心,感动。这次我要好好吃药,希望尽快好起来,不让先生担心,自己也不希望去住院治疗。

昨天早上醒来,我又低热并咳嗽,加之头皮发麻,感觉打新冠疫苗的副作用越来越严重了。当我起床时,突然发现右小腿上有一块二指宽的淤血,吓了一跳,记忆中我没有受伤。联想到此款疫苗有血栓的副作用,我不清楚血栓具体是什么?但担心我腿上的淤血与血栓有关,想到这,我很害怕,赶紧叫先

静好(英国)

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

生来看。

先生看了一下我的淤血部位,问:你有没有碰到什么硬物?我回道没有。先生用手压了压我的淤血部位,问:疼吗?当先生的手轻轻地压住淤血时,我感到了一阵轻微的疼痛,然后据实回答:痛。

我问先生:这是不是血栓?是不是这也是打疫苗后的副作用?先生说:我不知道,但应该不是。我继续告诉先生这几天晚上睡觉时我又开始发低热,且咳嗽,再让我担忧的是我头皮一阵一阵地发麻。

先生说他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建议我们打电话问GP,我说好。

等到8:30,GP上班后,先生联系他们,告知他们我的担忧和新症状。接电话的值班人员告诉先生:上次为我看病的医生Ian在度假,她会请另外一个医生联系我们。

腿上有不明的血瘀。医生问我有没有坚持吃息热止痛片。我回答:没有。咳嗽厉害时我喝止咳糖浆。医生说:你应该坚持吃息热止痛片,咳嗽时间长了,你的上呼吸吸道可能被感染了。他停了停继续说:我先给你开一周的消炎药,坚持吃,一日三餐,每次一粒,和食物一起吃。吃完这一周药后再复查,如果还没好转,你要住院治疗。我最害怕进医院,赶紧说:好,我会按时吃药的。医生说:好,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问:我腿上突然出现的瘀伤也是副作用吗?医生回答说不是,但他没具体解释,然后告诉我11点以后去附近的药店取药,也许因为忙,他匆匆挂了电话。

十一点半我们去药店取回药,午餐时先生让我吃了一粒阿莫西林,并说:这次你一定要坚持吃完这一周的药,不然你要住院的。

我答应着先生,并和水吞下了药丸,心里一直担忧着血栓的事。

验。我拍照给他看我腿上的淤血,并告诉他淤血部位有压痛,问他这是否是血栓?是否也是打疫苗后的副作用?

中权老师认真看了照片以后告诉我:你的淤血属浅表,且有压痛感,不是血栓。血栓发生在血管内壁,用手摸不到,且不会有痛感。谢谢中权老师专业的回答,让我放心。

打这款疫苗,我的副作用这么多,真害怕再打第二针。我对先生说:我打这疫苗,副作用太多了,我不打第二针好吗?先生说:最好听GP的建议,如果你不打第二针,你不能乘飞机,就不能回中国。

先生说的是事实,英国规定:没有打完二针新冠疫苗的不能乘飞机。想到这,我沉默不再说话,心里唯有祈祷自己尽快恢复健康,争取打第二针,争取尽快回国为母亲扫墓。

也许是此款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副作用大,英国防疫新政策,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不接种此款牛津疫苗,用替代疫苗。但愿儿子将来接种的疫苗副作用少,不受我同样的罪。

虽说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可是在江湖,身处游戏大环境中,不得不遵守游戏规则,即使不情愿,即使要付出代价,也只能舍小我顾大局,坚持打完第二针。